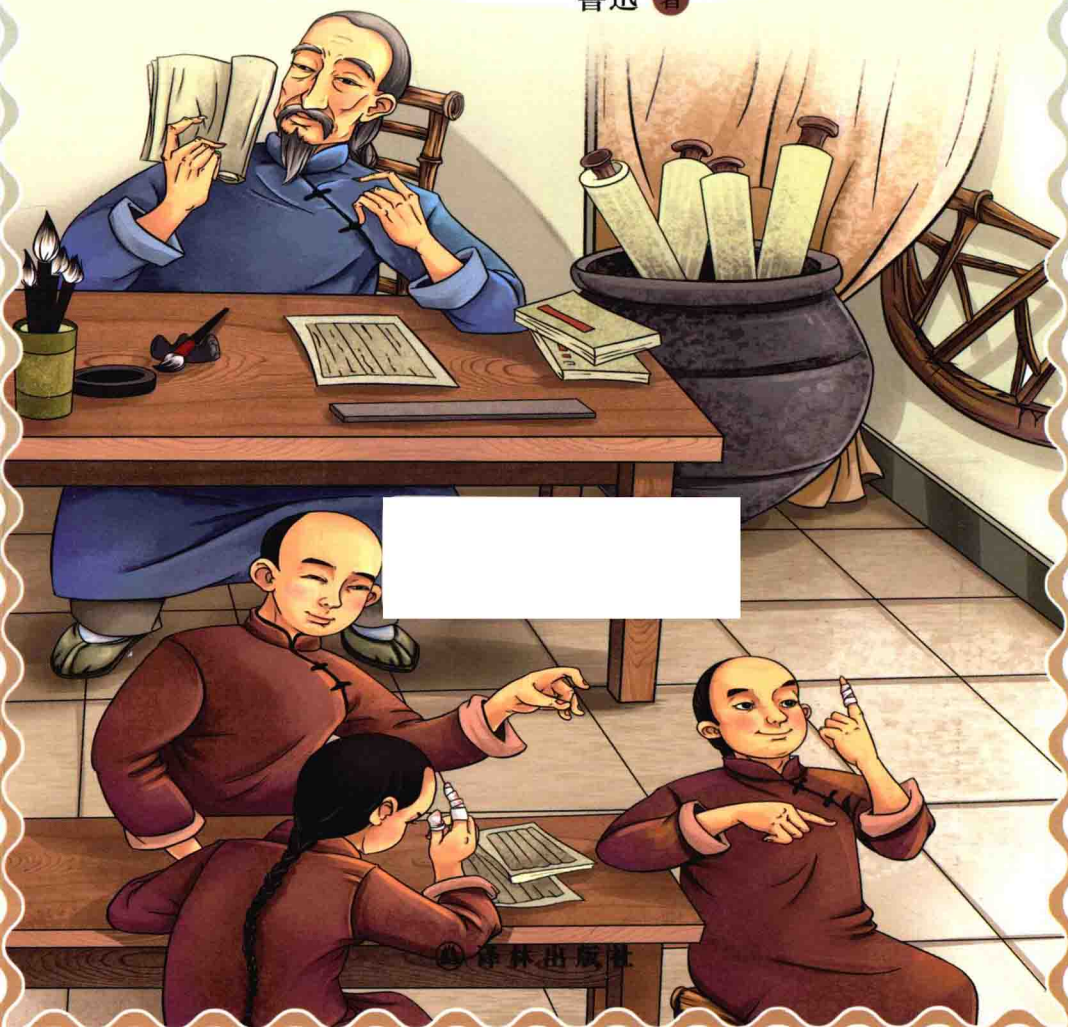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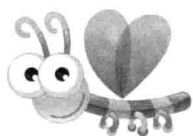
经典译林青少版

朝花夕拾

鲁迅 著



译林出版社



经典译林青少版

朝花夕拾

鲁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花夕拾/ 鲁迅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4 (2014.10 重印)
(经典译林: 青少版)

ISBN 978-7-5447-4436-2

I. ①朝…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

IV. ①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7409号

书 名: 朝花夕拾

作 者: 鲁 迅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6.25

插 页: 4

字 数: 56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36-2

定 价: 12.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序言

梅子涵

成年人总是热心。他们得为孩子们想很多事情，而且还会努力地去落实。这成为他们很多人白天的项目，接着还在梦里探讨。他们知道，这是属于他们应当有的一个大良知，因为他们既然有了后代，如果不夜以继日负责任地安顿、引导，那么家园怎么荣茂，这个世代的地球又如何安稳？

他们把这个大良知搁在肩膀上，挑成了一副最美丽的担子，他们自己也翩翩的了。

这是一个无穷多的人都喜爱参加的担子行列。

无穷多的担子里有各样的货色，各种的鲜艳和用处，它们不止是吃的，不止是穿的，不止是琳琅满目清清楚楚看得见的，它们还有浪漫和飘逸的，属于童话属于故事属于聆听和荡漾的。这所有的被挑了来的爱和美好都给了孩子，孩子们就算是隆重地接受了生命的大方向，接受了生命昂贵的分量，也接受了诗意的轻盈。

这样地挑着、行走，一次一次地在童年的面前放下，成了我们这个人的星球上的一幅最抒情的大图景。我们很自豪地告诉那位来自猴面包树小行星的男孩子说，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小王子，你

不要那么灰心丧气，也不要总是不满，你就试着在我们的这个星球上生活生活，你不会觉得只有无聊和茫然的，你向往的那些热情会照得到你的，你向往的风趣也会来到身边。你试试吧。

我说了这么些抒情话，我是想和你们一起来看看现在又有一副怎样的担子挑到了孩子们的面前。

是的，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一大套书。这一副文学的担子。

里面有的是儿童的书，有的则属于长大以后应当阅读的书。

热心的成年人把它们选拢在一起。

他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学业过量，阅读时间稀少，所以他们缩减了它们的篇幅；他们心想，那些可以等到长大以后阅读的书，如果去除一些艰深的内容，却把精华仍留下，让孩子现在就欣赏到，不也是一件很不错的的事情吗？

这是一个品种。

很多年前就已经有。

它的名称叫“缩写本”、“改写本”。

这是一种热心和善良的产品。

在很多国家都有过受欢迎的例子。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最大的例子是英国的兰姆姐弟的例子。他们把不属于孩子看的莎士比亚的大剧改写成了孩子们可以阅读的故事集，改写成一本书。

这个成功的改写,成功的故事集,成为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一部名著,和无数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一样闻名。对于孩子们的阅读来说,它比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更闻名,更重要,更有意义。

只要有那热心,只要很讲究地去落实,为了孩子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挑给他们的任何的担子都有翩翩的美丽。

他们阅读着这些变薄的比原著简单了的文学、故事,心里喜欢,长大以后也许就会去阅读名著的全本。万一实在没有机会阅读全本的名著,也总算看见过里面的几片云朵,看见过霞光。

我们为什么不谢谢这一份热心?

我们是应当谢谢的。

然后,我们还得继续挑着这美丽的担子走下去。

我们会走很久。

知识链接

一、本书概述

这是鲁迅于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集。最初在《莽原》杂志上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集成书时改为《朝花夕拾》，“朝花”喻“旧事”，“夕拾”喻“重提”。它以作者个人经历为依托，反映了自清末至辛亥革命失败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习俗和世态。其中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形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形象的展示，可说是以作者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向国人进行的一次文化启蒙。

书中的十篇文章(不包括“小引”和“后记”)，分两个时段：前七篇记叙了作者童年时期在故乡的生活片断，后三篇记叙了作者离乡到南京、赴日本求学和回国后的经历。下面简介有影响的几篇。

第一篇《狗·猫·鼠》写一只可爱的隐鼠受到的摧残，表达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施虐者的憎恨。《阿长与〈山海经〉》记述了作者儿时与阿长(作者儿时的保姆)相处的情景，以觉悟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女性的真诚怀念。《无常》描述了几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形象，在夹叙夹议中，对现实中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作了辛辣的嘲讽。《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示了儿童多彩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的封建教育的尖锐

矛盾。《藤野先生》展现了作者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严谨、正直、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这位老师的深切怀念。上述的最后两篇长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深受广大师生喜爱。

本书是用娴熟的文学手法写成的优美的散文珍品。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的有机结合，使全书充满诗情画意。语言清新、朴实，很亲切，很动情，是现代回忆性散文的典范之作。

二、作者介绍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十三岁时因祖父下狱，避难于乡下，接触了农村社会，这段生活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十八岁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开始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启蒙。二十一岁东渡日本，在仙台学医，后痛感“医学并非第一紧要事”，于是弃医从文，意在改变国民的精神。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迁往北京，兼任北大、北京女师大讲师。1918年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又发表了《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结集为《呐喊》，为中国现代文学掀开了新篇章。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同年8月赴厦门大学任教。同年10月抵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数万民众自发为他送葬。他的遗体上覆盖着民众

敬献的“民族魂”的旗帜。

鲁迅一生写下了七百五十万字的作品，其中著作四百万字，译作二百五十万字，辑、校古籍一百万字，加上日记和书信，总共在一千万字以上。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产，也充实了世界文学宝库。

三、作品评价

毛泽东评价鲁迅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著名作家老舍说：“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像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地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

鲁迅研究者戴晓霞评《朝花夕拾》说：“因为他是在写散文，不是写论文，其思想意义是在通过对往事的叙述而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的观察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四、精彩语段

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狗·猫·鼠》）

人是太抵自以爲銜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騙鳥，
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無常》)

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

作者：喻旭初

南京市金陵中學語文特級教師

江蘇省寫作學會副會長

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學術委員

小 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



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目 录



小引	1
狗·猫·鼠	1
阿长与《山海经》	10
《二十四孝图》	17
五猖会	24
无常	2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7
父亲的病	43
琐记	49
藤野先生	57
范爱农	64
后记	73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



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 O. Dä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会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



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①。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②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

① “颜厚有忸怩”：意思是脸皮虽厚，内心也感到惭愧。

② 万生园：也作万牲园，清末设立的动物园，今北京动物园的前身。



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 d. Ä)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①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②(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③,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

① *Allegorie der Wollust*: 德语,意思是“情欲的喻言”。

② 弗罗特(1856—1939): 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

③ “问名”“纳采”: 旧时议婚中的仪式。“问名”是男方通过媒妁问女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纳采”是向女方送定婚的礼物。